

集部

攻媿集卷六十七

宋　樓鑰　撰

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説難盡信

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自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特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　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隧焉而深下俗謂隧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

有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剡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説文𠙴長味也从𣆪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訏徒含切又𠙴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欲無深義字書凡

有意者如人為為偽人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為據如八月剥棗剥音普卜反荆公以為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相呼撲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

鵲巢維鳩居之　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云布穀未

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鵠鶴者乃居鵲巢爲鸜
鴿魯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
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謡曰鸜鵒跦跦公在乾
侯矧鸜鴿亦鵠鶴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坤蒼云鵠鶴
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鸜鴿亦有之而鸜
鴿身色黑戴勝身色毦而稍長大豈坤蒼攷之未審歟
布穀其音渾然鸜鴿其音亟然穫穀毛毦頭有斑者李
氏亦以鳲鳩爲鸜鴿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鳲鳩之為鸜鵒甚明浙人呼為八八兒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姓雖拙粗能為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鸜鵒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鳲鳩之剌不壹正謂鸜鵒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鸜鵒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曰之方中在前上處　將祭習舞以日中為期碩

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俁俁德
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
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躭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　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為大
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

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鄙然功過相補則士可恥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兎爰雉離于羅　雉文明比君子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兎狡如小人爰

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韡兮　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

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强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咮　鵜鶘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令也在梁不濡其

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禄而不得禄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禄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　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
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董曰集注
作嬒蔚文也南山朝隮蝃蝀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
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隮喻淫縱淫縱者惟其
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
而不見荅盖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
義以其未甞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

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戕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為一媾字一婚字又婉孌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隮實非蝃蝀也彼蝃蝀之詩首章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

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隮為蝃蝀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為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隮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觱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觱栗也野俗有語觱端吹觱栗謂烈風吹觱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只如此說足矣觱栗乃胡樂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為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氷沖沖　鑿氷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豳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氷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氷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豳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毛傳曰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螘避濕而上塚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

于垤之義惟胡徳煇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鸛鳴于垤謂垤為丘垤非蝩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蝩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蝩垤而鳴蝩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説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蝩塚下王洪盤馬于蝩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疐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疐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紮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譏穽之意猶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為得之

常棣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孥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為樂

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　六月建巳之月也棲凄也凄凄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黄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

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為定論然以為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冷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惟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比一段不盡其義蘇黄門曰四黄既駕兩驂不猗御

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盖不善
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嬖
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
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　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為獲也云
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
歟
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為

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與廄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　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

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䕺盆者庭燎歟䕺麻滓也

音説毛傳以爲大燭未安

今説亦未安䕺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顔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䕺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　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甍兩翼如二霤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懾但聖智雖不懾亦無

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

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
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
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扈竊玄
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者竊皆訓
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
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鳲鳩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

蘇黄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盖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　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此

巷伯捷捷幡幡　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事鞅掌　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甲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韅靷鞅靽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襻不應在人之手掌

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託皆作璣

又答論易

鑰何敢言易間有聞見輙以一二求教茲蒙下問以口耳之所得録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説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

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茍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踶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鑰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蔵若虚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蒙以莊子講義借示

遂得以窺見素藴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爾去國
爲之怳然亟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還伏幸視至聞
尚留關外無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
如執事用功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間栩栩則
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爲多然亦有一二鄙見疏之
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船何時可行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郭象云子游常見隱
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臥未有以異于人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無與為對者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有適也故子綦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　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安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造之難也

竊尋上下文恐不為此前曰天忘朕耶後又曰天降

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為天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為天盖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弗知又三年願聞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㫻　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瓦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智巧以帶鉤為注得失之心漸重而憚以黄

金為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為注王冀公所謂以陛下為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説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者亦不至以瓦為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王抵鵲金抵鼃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鉤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黄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内拙也鉤亦刀之異名如吴鉤是亦不必帶鉤也

答徐丞適書

鑰比為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恵忠壯公事實伏讀不勝歎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為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為關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生于大末而忠勇兩盡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誄范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麈第三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厲偷俗之獎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歲而下至

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邈是其鄉人而為此奏是又不然此文之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謚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于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某奏請六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麈第三録則為得之恃臭味相與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為全備也併幾垂照

攻媿集卷六十七

攻媿集卷六十八

宋　樓鑰　撰

書

上宰相書 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盖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寒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

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荄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弼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勲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内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閤為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

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
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受才最卑賦分最
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
雖綿力不足以為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
自守庚辰之春仰于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
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
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
之力大丞相秉化鑪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

於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備用於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煞乎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為機即幾也竊

以為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即近于人為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奇為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于物尚爾而况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

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于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為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

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
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
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
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兹矣而某
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
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兹非某之
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
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

進之其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已者干冒鈞嚴俯仰俟命

上蔣參政書代范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以吾之心爲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已溺之也天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已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

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況夫已已立而人或未立已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絶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奥足以規姚姒謨謀忠嘉足以配臯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閤下其選矣仰

惟先正太師魏公勳業譽望為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槖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閤下閤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艷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閤下之光于前人也閤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事然如閤下之為人子孫可

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顛沛流離而呌呼攀援于門下閤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于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興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闒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爲命又皆困躓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

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户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曰絶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為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其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瘳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為往必得所欲何耶其應之曰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

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為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于不報之所引手于内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戚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為此也求盡

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
然愛君合禮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
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效小忠
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
天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為于時天亦媿之必
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咸管二子而已也恭惟
先正内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
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騑驂未反此正主憂臣辱

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耎畜縮爲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倔强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爲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

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為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以顏孟之學負伊吕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躹

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棍鈜虛席久至閱歲此古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顯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于此不為無意也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部流離兵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書蔵弆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無似

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為不厚亦以少裨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為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入葉宰相七世内傳將不足為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强自植立以茍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

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携孥累爲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

然喜懼之年惴惴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爲親榮者尤切

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

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

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

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代趙推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焉天下不以我為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禄廪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

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其尤才能者擢寘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其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誾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優為之在中為鯁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顧為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尚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

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廷之盛矣某踈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寮于茲亦幾年矣廉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也閤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誼不可以冐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

閤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
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
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
日之不敢為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
也古語有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
際多以垂成為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所以致
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閤下
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畀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袍之恵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絶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嵆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寥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

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為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道而振風教於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録獨頼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絶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項者得闕桂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歳邉警士夫率皆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為比痛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

忽不知歲月之换而寸進愈茫茫矣分竒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頼有閤下使某不于今日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閤下弦歌武城先君宰剡豁獲與閤下有同僚之契而苟致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閤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閤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踈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末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鄉者閤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

之厚謂其為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意令也其之窮益甚而閤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而今日之進不為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閤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梗楠檜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栈之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

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百年而以為棟梁而不橈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室者棟梁之外根闑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樕小木欲求近用茍不植根于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薾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

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小才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末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為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為勞且宂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獲戾為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搤腕太息知其寃而莫敢

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戾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樕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戕置之隂崖絶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倔强不廷之國如鳳凰麒麟一出而鵄怪狐妖自然逃遁隂受公相之賜者不知

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况公相耶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遂收録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項黄馘與糞壤俱腐雖欲糜捐以為門下用終不可得録之棄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結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閑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粗習箕裘之業玆諧燕爾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爲有室遂成合巹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逑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久嫺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鵲有巢正欲

資夫内助迨氷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恭惟令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内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敘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嫺姆訓從子粗習家傳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某女蘋藻是訓未習于婦容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子

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戚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女幼踈姆訓未習組紃苟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又鄭府云既無齊鄭之嫌

潭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懐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于桑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末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壼未嫺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

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諳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矣

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况是太史公之外孫某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誡知鳳鳴之叶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顧為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某蚤傳詩禮尚餘獨坐之儒風某女幼習組紃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卜首勤鴈

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應尚何媒妁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兹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洓請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爲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嫺姆訓而某孤煢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鄞水之外家

遂歸于我而男某某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吴既無非耦之嬪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徼福于東樓公之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俞　鳳

攻媿集卷六十九

宋 樓鑰 撰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塡委時翰林學士李𪩘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

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内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册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名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啟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宫仍鎖南内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佑圭加兩鎮節度使十

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罷已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録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祓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歳月大槩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内外制時從臣方同

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内批降詔不允愧不自已輙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黄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劉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黄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為天佑節内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内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

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
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號
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
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丞鄰同知貢舉臣思臣幼
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
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

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鋤叛將内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廩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奸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寛縱以私害公

士類嗟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已也專為蒙蔽杜絕
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温詔博
采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
使精加考閲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
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為諱陛下隆寛盡下高視
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
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歟休兹臣等既以
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

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寘在前列然士子局于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真驚惕祇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禄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

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黄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賛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輙依

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跪謝而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刋之堅珉王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畧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葢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

義殆絕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時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刋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瘉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

遺槀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考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圜邱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

四日是為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
殿祗應豈非為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
廷無事而肆筆匯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
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篆字也見義雲章
臣高祖先臣桀以是年中第為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
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蔵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懐璉賛頌寶墨上進上大悦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口登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蔵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印始盡摹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

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蔵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敕書

臣家蔵賜吴紹儒恤刑敕書後止書曰不知何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曽祖中庸所蔵仁宗皇帝暑月敕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

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為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敕字别為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璽文大小如一未有敕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曰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為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令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睠兹縲繫深用哀

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户庭吏每五
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
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
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黄沙聚棘之中亦
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
念其縲絏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嬴之候宜令諸
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
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為致醫療供送飲食晝

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刻無家屬者官給口糧無歸法者倂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盖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為定制真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歷皆有詔㫖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為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疏決分命諸道應因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因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廵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

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褆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磬藹然力求外補今為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敕書宣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宄如在鐖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秘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孫端禮所蔵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

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考之其字曰鏠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籙字爾容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嘗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穆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預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絶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行真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衍至今五世孫焵夫與其子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概

竊考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昭陵多用此印退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蔵書畫友正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竒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矧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蔵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畧西事纎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
長筭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閲月纔十有六承密詔至
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
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
須在都下嘗恭覩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絶類
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
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衰然舉首可謂不負徽

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于青緗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 某 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燹遺刻猶有存者茲焉恭覩叅書樞密院事紹節

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

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

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虚靖先生張繼先詩翰

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

虎山至三十代而虚靖出仙姿絶人道術驚世人謂天

師復生誠不為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御贍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為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為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毓德春宫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

禄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義之治與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為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哀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為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

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固為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為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爪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黄庭堅書令戒石銘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

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覩寫詩
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
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為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府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
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
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
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
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㧞實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微皇聰察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為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栝玟

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茲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即位名歸而瓘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瓘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聞其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

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敵兵敗退屬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褒然為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絶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為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

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
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于內
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眞有泰山北斗之
望可謂不負覩擢矣公之次子逵能繼世科恪守家法
仕爲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
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旣傳于外得爲私藏
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
逵識之臣鑰再拜聳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
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
令賢嗣又得真蹟蔵弆以詒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
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為希世之遇雖夏之瑚戈商周
鼎彛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
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為黄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嵲校中庸篇髙閌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閌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横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

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幾至煩而決日之間書就中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趙愚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摹刻分賜愚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逵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

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
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
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
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既登
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蹟顧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内典深味禪悦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盖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
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
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恭惟太上皇帝
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
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為兒時
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
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覩迎請圖丹青煥
爛賦篇贍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

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于方册逺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尚有取于斯焉

攻媿集卷六十九